

最好的我们

○刘 煜（1989级机械）

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，水木清华留下了我们生活点点滴滴的印记。三教通明的灯火，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的广播，绘图一天后背着了丁字尺疲惫的身影，与郊外远足、草坪放歌、夜游荷塘混杂在一起，每个场景都历历在目，恍如昨日。这里我只从五年校园生活的大海里撷取一些有趣的浪花，博君一笑，以此纪念我们1989级同学毕业30周年。

兄弟

我们班是机械工程系1989级1班，简称机91。其31名同学皆是“好汉”，来自五湖四海，相聚于清华园。以我的记忆而言，“好汉”这个词相当准确。我们观赏香山红叶，泛舟圆明园，携手攀登长城，去十渡、野山坡踏青……我自己似乎每次都会出点事故：爬香山只顾高谈阔论，不小心踏空，磕伤了小腿，据同行者描述：“一阵黄烟，仿佛妖精出山，刘煜就不见了。”我跌在一个石头窝里，抬头看见几张惊恐的白脸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笑过之后，腿疼得可是走不了了，由肖星同学全程扶着下山。

还有一次是去圆明园，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脚踏空了，仿佛出现了幻觉，回头一看，鞋跟已经遗落在数米之外，路过的一对情侣掩嘴而笑。掂着脚尖，我一路在李璐同学的搀扶下回到校园。

第三次是我们全班去潭柘寺，李惠平使坏让我骑驴。我上去之后就被身下这个扭动不停的物体吓坏了，他还让牵驴人放



机91班部分同学携手攀登长城

开了绳子。于是，当我满头大汗，哀求着说：“大爷，大爷，您让驴停下来吧。”猛抬头，边上围了一圈中年大妈，个个笑得嘴比脸还大……

我们班集体去黑龙潭旅游那次值得特别记录一下，因为玩得太high，所有人都舍不得回来，于是集体决定多呆一天。可是，我们那时有多穷呀，多交一天房费之后，个个囊中羞涩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。于是大家集体捐出手中剩的仁瓜俩枣，凑在一起去买了几包挂面，准备煮一煮一起吃，可是哪里能找到那么大的锅呢？要不说还是人家农大美眉能干呢，反正没过很久，我们就闻到了面条的香气。毛东军一边吃一边说：“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条了。”彼时，我们谁都没留意到厨娘居然没吃。在大家吃饱喝足之后，我帮忙刷锅，厨娘悄悄告诉我，这口锅，是老乡用来煮猪食的……闻听此言，我一是对这个西北老乡刮目相看，真能忍，要知道我们香得舌头都快掉下来了！二是深深佩服我们，居然没有任何不适！回到学校，几乎

每个人都饿得头晕眼花。食堂的饭点过了，只有去吃大学生之家的包子，据描述，每盘包子都像是变魔术般瞬间消失。吃得斯文的美眉，总是拿起一个，再也见不到第二个……

姐妹

我们宿舍有五朵金花。据师妹们反映，在走廊里遇见我们，觉得还都挺文静的，可一回宿舍关起房门，立马听到爆笑声声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外号，而且几乎都是形容词。我的叫“恍惚”，原因散见本文各处。而朴玉善，叫“惊讶”，主要是因为听到什么消息都会扬着眉毛问：“真的吗？”李璐是“陶醉”，因为她经常戴着耳机一脸陶醉地在听收音机。肖星则因为从中学带来的外号“老猫”过于响亮，而致使这个系列的外号已经湮灭不可闻，是叫“袭人”么，因为某次的擦脸油过香？张庆波叫什么呢，“激动”吗？我的记忆此处发生了断裂，不过姐妹们的趣事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。

李璐是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。当年她发誓吃遍北京小吃、逛遍北京高校。每个周末，她拿着地图、骑着自行车就出发了，回来拎一包驴打滚、年糕、烧麦等，还有一次居然掂回来一大袋白水羊头。别看李璐苗条瘦弱，吃起肉来可是巾帼不让须眉。一次班级聚餐，她获得李惠平同学“让我一次涮个够”的美誉，彼时，庾澄庆的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可是红得发紫呀。

朴玉善是朝鲜族，有一大帮老乡和预科同学，除了上课，平时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那么多。我记得有一次来了两个男生，其中一个留齐秦式发型、名叫扎西的布依族男生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



同宿舍五姊妹大一合影。左起：肖星、刘煜、张庆波、朴玉善、李璐

当时并不知道我们日后会成为朋友。朴玉善还有一个老乡叫南香善，是北大哲学系1988级的，一个爱化妆的胖胖的女生，经常抹着蓝眼影！后来我发现她居然是我研究生宿舍好姐们儿的大学同学，世界真是太小。

张庆波是河南人，最爱吃面条，第一次去食堂打饭面对米饭愁肠百结。她每次回家再开学来的第一天，都要在河南话和普通话之间进行语言切换。庆波非常有才情，我至今记得她写乡愁的诗，有余光中之风，玩扑克亦是高手。

我和肖星那是缘分颇深，我眼看着她从年级之花变成美女教授，从学习高手成长为会计学家。我俩目前是对门的邻家，俩儿子那是真正的发小，还没出生的时候就随我俩一起散步，然后一起上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，从每见必打的顽劣小男孩变成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好兄弟。

其实在清华，做一个女生是很幸福的，因为通常都会成为班级男生呵护的对象。我们各班特色不同，机93班的男生最绅士，会把每一次机会让给他们班的俩女生——张庆波和肖星，从学习美术课的资格到观看北京市大学生文艺汇演的门

票……说到那次演出，真的好后悔呀。我因为毕业论文没写完忍痛放弃了机会，而他们不仅和杨澜合了影，还见识了北京外国语大学1990级同学何炅学生时代青涩而出众的喜剧才华。

我们宿舍5个女生曾经为李惠平同学集体打了一件毛衣，李璐同学手艺好，负责前片，而我老织错，使得我负责的部分有好几个洞，只好作为后片，最后收口的工作由朴玉善完成，但是口收得太小了，幸亏李惠平同学头小，要不根本穿不进去。我们还曾因为一个西瓜的“贿赂”就把电视机借给男生看世界杯……即便红颜褪去，亦愿我们姐妹永远保有一颗通透的心。

生活

清华有很多食堂，我们常去的就是七食堂和九食堂，这俩食堂因为挨着女生楼，女生很多，当然因此男生也很多。食堂师傅们都很有趣。打小炒的时候一定要排正确的队：对于女生，打菜的师傅要是女的，你看着吧，碗底！要是赶上男师傅，那是一大勺。要是男生，正好相反！

我和肖星因为酷爱九食堂的炸红薯片，有次居然一气买了八两，后面的男生才买一两，打饭师傅皱着眉说：“瞧瞧人家姑娘，八两。你，一两！”李璐和肖星爱吃鸡头，七食堂的师傅一看见他俩就吆喝：“有鸡头！”李璐吃鸡头，那简直堪称艺术，顺序井然，吃完的骨头一根肉丝也无。每年寒暑假回来，大家都会带家乡的特产。李璐带过镇江的水晶肴肉，因为天热都有味了，结果拿到男生那边，一抢而光。大家还振振有词：“嫌有味儿，那别吃了。”

去得晚的同学因为没抢到，还郁闷了很久。

刚入学的时候，清华的女生宿舍男生还可以进来，有人甚至在我们宿舍打过一宿牌。第二年，女生楼就变成了仅周末可上楼，于是被称为“熊猫馆”。寝室熄灯之前，楼前都是难舍难分的恋人，而到了周末，我们就会在水房里看见帮女生洗衣服的“五好”男朋友。水房里经常有老鼠穿梭的身影，最开始还胆战心惊，后来就见怪不怪了。

学校的功课重，特别是制图，不仅是脑力活，更是重体力劳动，有时月上枝头，才看见三三两两的同学肩扛丁字尺，拖着疲惫的脚步“带月荷锄归”。唯有音乐，帮助我们挨过艰难时刻。我们班的制图“号子”，是赵传的《我一直以为你知道我》。这歌的高音，撕心裂肺，特别适合画出一道笔直的长线。

军训时候学了一首歌，叫《小白杨》，教官五音不全，每一遍都要变调，以致于到后来我们已经不知道这首歌的确切音调是什么了。我们班的一首班歌名叫《高楼万丈平地起》，在实习的时候特别适合集体怒吼。当然，我们更爱唱另一首



军训时全班合影。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



毕业前同学们在荒岛聚会，手举烛火，似点点星光

《闪亮的日子》：“你我为了理想，历尽了艰苦……”

犹记得，30多年前的东大操场，每晚皆有人弹着吉他纵情歌唱，声音划破夜晚静谧的空气。三教的走廊墙壁上，写满诗歌的大白纸铺天盖地，一个个浓墨泼洒的斗大的字酣畅淋漓，“羊/坐在草原上/无边无际的善良”。西大饭厅的新年晚会上，有人高歌《一无所有》，还有人跳上台去，大声朗诵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。毕业时刻，不舍的眼泪伴随留恋的歌声、烛火，闪耀在清华园的各个角落。“诗酒趁年华”，我们在最好的时刻相遇，成为最好的人。

用 i++ 实现人生目标

○ 齐 伟（2000 级计算机）

我是计算机系2000级本科、2004级的硕士，今年本科毕业20年了。既然我是计算机专业的，我就以C++程序设计作为开头，先说两行代码：

```
while (Goal_Not_Achieved)
{ //目标宏伟
    i++; //高人指点
}
```

这段代码，有两个含义：

第一，如果我们没有给自己设定目标，或者目标太低很容易就达成了，这个循环就结束了。我们管这个叫“躺平”。

第二，如果我们有了目标，但是不管我们的CPU，也就是脑力，还是硬盘，也就是体力，都在狂转，但进展却很缓慢，这段程序似乎进入了死循环。我们管这个叫“内卷”。

那么，有没有既不“躺平”，也不“内卷”的好方法呢？我认为是有。我



齐伟校友

讲两个我自己的故事。

第一个故事。2004年秋天，我正式开始读研，导师是马少平老师。组里有张敏老师、刘奕群老师为代表的科研、论文大神，我很快就意识到搞科研我没戏，将来还是进企业搞软件项目更靠谱。所以我观察了一下微软当时对应届生项目经理岗位的要求，以此定了一个目标并开始了准备。岗位要求技术能力，我绰绰有余；要求英语能力，我就跑到东操，天天在那儿